

“换道超车”：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

□ 刘友金 周 健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一、新产业革命带来了“换道超车”新际遇

(一) 新产业革命提供了跨越发展“新车道”

当前以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引领和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是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要内容,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将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制造系统下新产品开发周期、产能利用率、生产成本、产品质量、个性化需求等产业竞争要素之间的冲突,引发制造业发展理念、制造模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将重塑制造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及价值链,推动全球制造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将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难得的重大机遇。习近平同时强调,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发展到目前水平,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两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我们认为,习近平所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所提供的难得的重大机遇,就是一种“换道超车”机会;从“串联式”发展到“并联式”发展,就是从“跟随追赶”战略到“换道超车”战略。

(二) 新产业革命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曲线

以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为主导的新产业革命,使价值流向价值链的前端、中端和后端三个关键模块,导致价值链出现前端、中端和后端同时抬高的趋势,即价值链趋平。价值链的前端是标准和规则的

制定者,产业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外部性理论要求供应链流程环节的快速、准确和有效,同时产品基础单元必须实现标准化和统一化,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行业标准制定权的“锁定”,从而获得价值增值,实现“微笑曲线”的前段引领。价值链的中部是智能化生产者,制造过程智能化、个性化和高度集成化,改变了以往加工、组装生产环节的简单流水线作业,制造过程已经变成了创造过程,进而大大提升了加工制造环节价值,使“微笑曲线”呈现“中部崛起”。价值链的后端是个性化集成者,销售和售后服务由个性化集成平台提供,通过个性化设计、体验价值升级、专业化集成服务等过程,将产品赋予品牌、价值和生命,在为用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获得较高的产业组织利润,实现“微笑曲线”的后段强化。可见,随着新产业革命的纵深发展,全球价值链的中部因加工环节智能化,将成为重要的价值增值环节,其结果是关键增值环节可能同时存在于标准规则制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集成三个阶段,全球价值链逐渐趋平。全球价值链曲线的演变趋势变化,需要我们跳出传统“微笑曲线”的思维逻辑,探求新的赶超路径。

二、实现价值链“中部崛起”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一) 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

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要改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被动嵌入地位,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面对“再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对我国实体经济形成的“双重挤压”,新时代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既不能继续沿袭我们以往那种“低端嵌入”、“跟随追赶”模式,也不能简单模仿欧美等发达国家那种“专注两端”(研发设计端与品牌营销端)、“放弃中部”(外包加工制造环节)策略,我国要进行路径创新。

对于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我

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为我国制造业实现跨越发展的路径创新提供了可能和契机。我国要顺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制造大国优势,进行“换道超车”,推动制造业整体跃升,建设制造业强国。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掌握新一轮产业革命核心技术的机会是均等的,我国完全可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集中优势战略资源,重点突破其关键技术、关键领域,实现我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与转型升级。

同时,我们也应当遵从未来智能制造时代全球产业价值链逐渐趋平的演进规律,采取与以往欧美强调“专注两端”“放弃中部”不同的价值链提升思路,以“中部崛起”带动“两端抬高”,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这就要求,一方面做强价值链中部加工制造环节,以智能制造替代传统制造,推动价值链“中部崛起”。这是因为,一是“微笑曲线”逐渐趋平是新产业革命主导下全球价值链演进的新特征,智能制造过程就是价值创造过程,价值链的中部也将成为重要的价值增值环节,“中部崛起”就是价值链顺势发展;二是加工制造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并且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可以利用“中部崛起”,强化自身优势;三是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能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将加工制造环节大量外包,并且“中部崛起”能够避免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着力带动“两端抬高”。这是因为,一是智能制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集研发设计及品牌打造于一体的过程,智能制造过程的提升可以推进研发设计及品牌打造水平的提升;二是智能制造的发展,为产品研发及品牌打造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台;三是制造模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必然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催生新业态、新品牌。

(二) 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实施策略

1. 坚持创新引领。要成功实现“换道超车”,归根到底要依靠技术创新。面对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结合其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路线和行动方案。例如,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英国制定“工业 2050 战略”,德国发布“工业 4.0 战略”,日本提出“社会 5.0 战略”。这些战略方案的本质就是技术创新,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将发展智能制造作为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取胜的关键举措。我国要坚持创新引领,加速实施《中国制造 2025 规划》,聚集优势创新资源,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社会强大创新活力,确保在未来制造业竞争中达到国际领先地位。

2. 发挥大国优势。借助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换道超车”机遇,实施价值链“中部崛起”带动“两端提升”的价值链高端攀

升策略,需要在产业分工体系的“前端”“中端”“后端”进行全产业链突围。这种方式,一般的小国受市场、资源等条件的局限是难以做到的,而我国恰恰可以借此发挥大国综合优势。首先,我国作为大国有巨大的、多元化的市场规模,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场。其次,我国作为大国,具有经济的多元性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形成了发展的梯度差异,为全产业链分工提供了层级化空间。再次,我国作为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的大国,产业体系完备,研发体系完整,要素资源丰富,为全产业链突围提供了基础条件。

3. 主导价值链分工。价值链治理者可以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整合高级要素资源,获取大量经济租金。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需要我国从产业链分工的参与者转向产业价值链的治理者,从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转向利用国际高端要素。这就要求,一是利用“换道超车”机遇争取先发优势,积极研发和控制核心技术,从价值链高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掌握价值链治理权,主导价值链分工;二是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积极主导产业链整合,形成“链主”优势,突破以往被动地用“市场换技术”的依附状况,迫使发达国家主动以“技术换市场”;三是努力培育领先企业,主动引导制定产业标准体系,改变价值链竞争的国际游戏规则。

三、结语

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跟随追赶”实现后发赶超。如果是在一个技术静态且时间无限的空间,“跟随追赶”不仅合理而且有效。然而,产业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在新产品的导入期就将价值链低端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赶超——落后——再赶超”的循环怪圈,难以改变其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

利用新一轮产业革命这一难得的机遇进行“换道超车”,通过价值链的“中部崛起”带动“两端抬高”,实现高端攀升,重新构建新的国际竞争范式,是后发新兴大国跨越式发展的一条可行新路径。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落入定式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能适应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依托其国内广阔的市场实现跨越发展。但也需要指出,利用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进行“换道超车”,并不是要放弃传统制造业,而是要优先发展新兴制造业,并利用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约 13500 字